

[美] 乔万尼·萨托利 著

民主新论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乔万尼·萨托利 著

民主新论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新论 / (美) 萨托利 (Sartori, G.) 著; 冯克利, 阎克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ISBN 978-7-208-08300-4

I. 民… II. ①萨…②冯…③阎… III. 民主—研究—西方国家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971 号

责任编辑 石楠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民主新论

[美] 萨托利 著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36.75
插页 2
字数 563,000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00-4/D·1501
定价 58.00 元

目 录

中译本第三版译者说明 (2008)	1
中译本第二版译者说明 (1998)	2
译者说明 (1992)	4
序言	7

第一卷 当代的争论

1 民主能确有所指吗?	15
1.1 民主观混乱的时代	15
1.2 描述和规定	19
1.3 政治民主和其他民主	20
1.4 概述	23
1.5 关于理论的附言	27
注释	29
2 词源学的民主	33
2.1 人民的含义	33
2.2 群众社会中的人民	37
2.3 人民的权力与对人民的权力	40
2.4 有限多数原则	43
2.5 林肯的公式	45
注释	47
3 政治现实主义的局限	52
3.1 何谓纯政治?	52
3.2 战争式政治与和平的政治	54

3.3	克罗齐的事实与价值	57
3.4	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凯尔斯	60
3.5	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	62
3.6	理性主义民主与经验主义民主	65
	注释	68
4	至善论与乌托邦	72
4.1	对价值论的误解	72
4.2	对神话和乌托邦的再认识	74
4.3	自治与政治上的不可能之事	78
4.4	理想的作用	81
4.5	最大化、相反的危险和相反的结局	83
4.6	革命的神话	86
4.7	理想与证据	91
	注释	95
5	被统治的民主与统治的民主	102
5.1	舆论与民意的统治	102
5.2	共识问题	105
5.3	舆论的形成	108
5.4	公众舆论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	112
5.5	选举式民主	118
5.6	参与式民主	126
5.7	公决式民主和知识	130
5.8	统治与不可统治	135
	注释	138
6	纵向民主	149
6.1	多数原则与少数统治	149
6.2	多数专制	151
6.3	选举、择优及择劣	155
6.4	少数与精英	159
6.5	少数统治：从莫斯卡到达尔	162
6.6	寡头统治的铁律	166
6.7	竞争式民主论	170

6.8	对反精英论再评价	174
6.9	多头统治的规范性定义	181
	注释	189
7	民主不是什么	204
7.1	对应词、反义词与强度问题	204
7.2	威权主义、权威与权力	207
7.3	总体国家、民主和绝对统治	213
7.4	极权主义	215
7.5	独裁和一人独裁	225
	注释	230
8	决策民主论	240
8.1	政治决策的性质	240
8.2	外部风险与决策成本	242
8.3	决策结果和决策背景	249
8.4	偏好强度和多数原则	251
8.5	委员会和全体一致	253
8.6	委员会、参与和民主分配	258
8.7	合作式民主	263
8.8	关于理想主义代价的附言	266
	注释	272

第二卷 古典问题

9	什么是民主？定义、证明和选择	283
9.1	定义是任意的吗？	283
9.2	对惯例的批判	287
9.3	作为经验载体的词语	291
9.4	求证	293
9.5	比较评价	297
	注释	302
10	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	305
10.1	同名不同系	305

10.2	直接民主或城邦民主	307
10.3	新旧个人主义和自由	311
10.4	近代观念和理想	314
10.5	认识上的颠倒	318
	注释	319
11	自由与法律	328
11.1	政治自由与其他自由	328
11.2	政治自由	331
11.3	自由主义的自由	336
11.4	卢梭的法律至上说	340
11.5	对自主的批判	345
11.6	影响递减律	350
11.7	从法治到立法者统治	352
	注释	359
12	平等	370
12.1	一种抗议性理想	370
12.2	公正和相同性	371
12.3	前民主的平等与民主的平等	375
12.4	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环境	378
12.5	平等主义的原则、对待和结果	381
12.6	平等的最大化	386
12.7	自由与平等	391
	注释	396
13	放任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403
13.1	重合	403
13.2	不幸的时差	406
13.3	财产与占有性个人主义	412
13.4	自由主义的定义	416
13.5	自由主义民主	420
13.6	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	423
13.7	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	426
	注释	430

14 市场、资本主义、计划和专家治国论	437
14.1 什么是计划?	437
14.2 什么是市场?	443
14.3 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448
14.4 市场社会主义	455
14.5 民主计划	464
14.6 民主、权力和无能力	466
14.7 专家的作用	470
14.8 科学的统治	472
注释	478
15 另一种民主?	492
15.1 卢梭和马克思的美好社会	492
15.2 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观	499
15.3 人民民主	509
15.4 民主专政论	512
15.5 民主和爱民	514
15.6 词语之战	519
注释	524
16 意识形态的贫困	533
16.1 理想的衰竭	533
16.2 不可避免的与可以避免的	539
16.3 对观念的无端迫害	540
16.4 求新癖和超越癖	545
16.5 结语	548
注释	549
人名索引	555
主题索引	565

中译本第三版译者说明

“代沟”问题，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初看到萨托利这本《民主新论》，是21年前的1988年；动了与友人阎克文先生一起把它译介绍给中文读者的心思，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距今差不多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如果今天再问自己是否仍有这份热情，还真的很难说。令人困惑、伤感和沉重的话题，可促后生奋进，令晚辈成熟，却不太适合于霜染鬓须的人了。

个人的变化本不足道。另一种较喜人的变化是，18年前，“民主”仍为一个可怕的忌语；而今天，大家已经在谈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了。至于它好在哪儿，见仁见智，七嘴八舌。既如此，便需要一些谈资，以给民主讨论助兴论，萨托利的这本书，大概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跟萨托利颇有距离的民主理论大家罗伯特·达尔，在出版此书时曾评论说，它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今日世界变化之快，超乎世人想像，能用“几十年不过时”这样的文字来形容一部著作，自是极大的褒奖。《民主新论》英文本问世，距今已有21年，中译本第一版也是15年前的事了，今仍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这么好的出版机构愿意将它再次付梓，足见达尔的眼力是很不错的。

语言一经转换，便会弊病丛生，此乃翻译这一行里的常识。当然这不是替自己的疏忽大意开脱的理由，而只能视为译事宜慎之又慎的告诫。借此次再版之机，我又对全书做了一次校订，发现问题依旧不少，并一一做了订正，欲尽数涤除，实万难矣，只能算是略有改进而已，错讹仍在所不免。如能借各路方家慧眼，来日继续有所纠正，无论于读者于译者，都是求之不得的事。

冯克利

2008年12月26日

中译本第二版译者说明

萨托利的这本《民主新论》，最早读到它是在1988年岁末。当时正值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谈论“新权威主义”之际，在知识同权力之间，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开启了一个理性的对话而非对抗的过程，而若从“公车上书”算起，这两者的断裂已持续了百年之久。失去理性和价值支持的权力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我想是无须多说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读到萨托利极力张扬的“纵向民主”和“精英主义”，与之颇多若合符节者，自然也就生出很多以塞亚·伯林所谓的“现实感”；它迫使你在肯定民主价值理念的同时，又要时刻盯住我们的现实，从批评与建设并重的角度，去思考宪政制度本土化的可能，对我们的政治传统、既有结构的张力和“可操作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知识和权力的初步和解再次表明是短命的。及至转过年后不久，突然风云变幻，理论思维旋即为街头政治所取代。事件过后，我自然更深切地意识到，这本书在酣畅淋漓的论辩魅力之外，对于变动社会中的我们，还有着它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也像哈耶克一样，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尤其是在既乏民主作业的传统，又无契约化市场制度（我们若遵循苏格兰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法律也理解成契约之一种，则市场制度的政治含义便显而易见）的政治社会里，具有持续可行性而非单靠热情激发的民主理念，实在是十分不易得到落实。因此对我们而言，细致的理论建设，以及悉心培养实践的智慧与耐心，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我将翻译该书的愿望向东方出版社的陆世澄先生提出后，很快便得到通知，他们打算接受这部译稿。于是约请好友阎克文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将其译出，在责任编辑王德树先生的支持下，使其终于得在1993年6月面世。

这个中译本的第二版，补上了原来删去的第 15 章，借此机会，我也对第一版中的个别译名以及一些疏漏和错误作了订正。第一版为节省篇幅，将原著中的大部分注释略去未译，尤其遗憾的是割舍了不少解释性注解（共有七八万字），照现在大力提倡建立“学术规范”的风气，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此次再版，将这些注解也一并译出（其中第 9—14 章仍约请阎克文先生译出，我作了校订），并按原书体例移至各章之后，原书征引的文献，除译出了作者和题目（其中标有“*”的是就我所知已有汉译本者，可供读者参考）外，原文及版本事项一仍其旧。学术文献之上品，除了其阐明的观点立场外，通过它的注释，不仅可了解作者学有所本的严肃态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发挥重要的“目录学功效”，其价值自不待言。此外我将原书的主题索引也作了翻译，按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以方便读者检索。

冯克利 谨识
1998 年除夕

译者说明

西方社会在战后曾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时期。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渐露破绽，学生运动相继兴起，在知识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则有在价值信仰上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采取“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普遍心态。这使整个西方社会再度陷入经济滞胀、权威丧失和“道德破产”的境地，政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健全有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 70 年代以来，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继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一部分有影响的学者又抬起了主要是源自 17、18 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重建正当性。在政治学领域，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操刀入室，力求超越过度技术化的经济学，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眼光论证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价值。沿着这一路线，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经验理论的长足进展为满足，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统治（自由取向）而不是由谁统治（民主取向）这类价值规范的问题上。这同早期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边沁、康德、洛克以及美国联邦党人倾向于开明专制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达尔的多头统治、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皆可找到这一思潮的烙印。不过一般而言，由于几十年对可操作性的强调所形成的压倒优势，西方政治学领域对价值问题的认可仍只是处于复兴初期而已。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于 1987 年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民主新论》。他自称花费 10 年心血撰成此书，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他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赞誉。达尔认为，“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另一位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则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

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

萨托利，1924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56至1976年任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转至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79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史维茨讲座教授。萨托利一方面深受欧洲政治学着重于历史解释这一传统的熏染，另一方面又长于英美的概念分析技巧。其主要著作有：《民主论》（1962）、《政党与政党制度》（1976）、《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分析》（1984）、《政治学要义》（1987）等。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一书被认为是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

就其政治倾向来说，萨托利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坚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待民主。他认为，西方民主在当代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重要者莫过于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因此他把本书称作一次“清理房间的工作”，其重点则放在对“民主理想的管理”问题上。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分析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的区别，二是分析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区别。为此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独裁、权威、权威主义、极权主义等等术语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是人对人的统治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能否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

对武器的批判要以对武器的了解为前提。本书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广征博引了大量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献，因此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西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且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一般状况。但是应当指出，作者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却把西方的价值标准视为超文化的标准，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对政体取得正当性

方式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民主就像作者对多元社会的赞颂一样，从来就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也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作者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整齐划一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民主整齐划一为真正的民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相信读者能够加以批判分析。我们译出此书，仅供国内学者研究参考。

本书作者为确切表述一些概念的词源学意义，在行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盖因其含义在英语中无法表达，自然汉语就更难给出完全对应的译名了。我们在翻译时力求使其接近原义，个别情况则根据上下文语境稍作变通，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翻译由冯克利执笔序言至第8章及第15、16章，阎克文执笔9—14章。由于水平所限，加之许多现代西方政治学术语尚无较为一致或尽如人意的译法，译文难免有谩陋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厘正。

1992年3月4日

序 言

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

——阿兰

大约 25 年前，我出过一本论述民主的书，它的美国译本的书名是《民主论》。这本书很走运，至今仍在一些国家印行。那么我为何再写一本论述同一主题的书呢？有关民主的理论建设已使它大为改观了吗？具体地说，这期间已经出现了“新的”民主理论吗？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有相当多的学者有过这类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却为一次旧地重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为了考察目前的民主理论同 20 世纪 50 年代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本书大量吸收了先前那本书的内容，不过吸收的部分已几乎全部重写。为什么？我想，一个人做出变化，是为了回应变化，譬如我这里就要说到的那些变化。

首先，政治学词汇已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学者们随兴所致地设计他们的概念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发展又由于那种认为语言的含义可以随意规定的勇敢的新思想而取得了正当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便都有资格享受一种新的自由，可以随意规定语言的意义。这一勇敢的新思想显然没有对硬科学产生什么影响，但对软知识领域，尤其是政治理论词汇，却产生了重大的破坏作用。在这里，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事实上，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以及其他许多关键术语，对于相当多的公众来说，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我们还能进行可以理解交流吗？我们还能传播和积累知识吗？我当然希望能，但无所作为是

不行的。

另一个并非不相关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量的文献论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可是，如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理所当然地谈论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个十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经济制度。在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时，作为政治制度的单纯的民主，不管是否还能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言机会（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接受它确实要附带一些固有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同样可以这样说，即目前得到普遍同意的说法：“民主意识形态”不仅是民主价值信仰的设定者，而且是其理论的设定者。当然，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性的、无恶意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但即使这样，承认“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却绝不是在对无关紧要的结论作出无关痛痒的让步。

第三种变化涉及另一个方面。当“对否定的崇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盛行于教育机构时，行为主义革命也赢得了胜利。结果民主理论大大地变成了经验理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但时机不好，因为经验的民主论抵挡不住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遍布各地的后代神采飞扬的哲学理论建树。也就是说，经验理论不是，并且也没打算成为辩论的理论。于是，对民主的辩论越热烈——受到挑剔、争论和检验——民主的经验理论就越是无话可说。十年得势的不是行为主义者，而是校园革命。因此我们主要是得到了一个在建构上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辩论性的理论。

当我们好不容易熬到20世纪80年代，问题就成了：主流的民主理论还存在吗？我想是不存在了。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解体是由十年否定和随后的十年技术化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继20世纪60年代那些失之简单、热情投入而又怒不可遏的文献之后，是长于卖弄技巧的复杂的文献。大量的这类文献对20世纪60年代的否定者干脆视而不见，而且同样忽视了这些否定之前的一切。它全都从头做起。囚徒困境、投票行为的刁诡、最大正义、集体行为的规律、公共利益论——这一切（而且不止这些）都证明了令人兴奋的新创造力。这也适用于政治哲学的复兴。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后面的原初状

态，诺齐克的自然状态，阿克曼的中立假说，这些以及其他“思想试验”，毫无疑问都是创新性的突破。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文献并没有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成熟的民主理论。如果说各种揭露已使民主理论陷入一片混乱，最近的丰富则只想着单一问题，因此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处在出色的孤立状态中的出色碎片。但是我相信，如果民主理论的主流已不复存在，这恰恰是在要求我们去重建这一主流。

XI

这要把各种要素收拢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它们整理得当。因此，尽管本书篇幅不小，它却只讨论这些要素并对它们进行“清理”，所以大体上可以把它称为一部论述主流基础的著作。这项任务似乎不提情绪，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制度，我们必须有点理由，并列出这些理由，还因为除非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理解这制度，不然这制度便无法存活。我感到，“理解的公民”正在减少，我认为这不止是因为他已找不到主流的支持（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而且还由于另一种动机。

在对民主的诸多描述中，我们今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法是，民主是“受讨论的统治”。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申，便意味着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讨论。这倒是件好事，除非讨论虽然增多，正确的讨论事实上在减少。这种结果不足为怪，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它。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结论只能是，我们越是有“讨论的需要”，就越是必须去讨论如何讨论。因此我广泛讨论了有关民主的讨论。这使得本书首先像是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这恰好也是我对“理论”的理解。不管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没有好的论证就没有名副其实的理论，而好的论证又是来自合乎逻辑的讨论方式。

这本《民主新论》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目录已恰当地列出了题目及其组织方式，所以问题便在于它分为两卷的原因。第一卷主要讨论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问题。第二卷则主要讨论自古希腊便开始讨论的那些论题。两部分在基本思路上也各有不同。

第一卷的标题是“当代的争论”，到底在争论什么？又是什么使它成为当代的？我的理解是，今天我们突出地面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古典民主论不曾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理想制度和现实加以区分。除了其他原